

路在何方

司亮影视剧本选

LU ZAI HE FANG

SI LIANG YING SHI JU BEN XUAN

申思良 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路在何方

司亮影视剧本选

LU ZAI HE FANG

SI LIANG YING SHI JU BEN XUAN

申思良 著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路在何方：司亮影视剧本选 / 申思良著. —2版
—西安：太白文艺出版社，2017.9
ISBN 978-7-5513-1257-8

I. ①路… II. ①申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作品集
—中国—当代②电视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3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6107号

路在何方——司亮影视剧本选

LU ZAI HEFANG—SILIANG YINGSHI JUBEN XUAN

作 者	申思良
责任编辑	蒋成龙 薛怡然
整体设计	汇丰印务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	392千字
印 张	30
版 次	2015年3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1257-8
定 价	75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联系电话: 029-87250869



大荔中学高六六班乙班师生于大荔宾馆聚会合影

安史之乱



1. 画面配合旁白:

许多历史学家把汉代的“文景之治”、唐代的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之治”，以及清代的“康乾之治”，合称中国古代历史的“四大盛世。”认为盛世之君励精图治，盛世之臣廉洁奉公，盛世之民安居乐业。如果您想“窥一斑而知全豹”，本片将再现历史真实。

(公元742年，即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，这位“明皇”，已在位三十年，干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，得到来自各方面的赞颂。你看，他在近臣嫔妃簇拥下去望春楼，看当年照例从江淮送来的贡品，一路欢声笑语，君臣喜形于色。

主持这次献宝的是由秘书丞历奉先、长安令、擢为陕郡太守、水陆转运使的韦坚。当时京都北边的渭水曲折淤浅，不便漕运。他主持征调民夫，在咸阳附近壅渭为堰，绝灞浐而东，做一与渭水平行的渠道，在华阴的永丰仓附近，复与渭合。又在禁苑东建望春楼，下凿广运潭以通漕，使每年从江淮捆载物资，在潭里集中。此举既方便，又气派，当然博得李隆基欢心。瞧，皇上来了，他恭谨叩迎：“江淮南租庸、转运、处置使韦坚，率江淮南各郡献宝船晋京献宝，恭迎圣上及朝中大臣、后宫嫔妃。”)

玄：“起来吧，大家辛苦了！”

坚：“谢圣上，吾皇万岁……”叩拜。

玄：“开始吧，别耽误正事！”

[韦坚起，向待命侍从示意，侍从挥旗发令，鼓乐齐奏，喇叭、唢呐、洞箫、羌笛、三弦、琵琶等各族管弦声起。

首船号头领唱《献宝歌》，船上男女百余和之，显示民族融合，同欢共乐。

开元盛世喜事多，开元盛世民欢乐。天南地北争献宝啊，千山万水唱赞歌。
你有珍珠香稻米，我有丝绸绫缎罗。你能精雕象牙塔啊，我能细刻翡翠镯。当今圣上真英明啊，丰衣足食百姓乐。当今圣上真明皇啊，三江五岳唱赞歌。

歌声中，各郡前有美女持绣有郡名的彩旗导引，后随江南俊男，背大斗笠，着宽短袖衫，穿精编草鞋，腰系束带，抬着贡物。郡名有广陵、南海、会稽、丹阳、宣城、豫章等。贡品有珍珠、象牙、玳瑁、沉香、吴绫、绛纱、缕衫等。

李隆基在望春楼上看如此壮观场面，欣然感言：“万民拥戴，友邦来朝，当今大唐，有何可忧！”随从臣妃：“全仗圣上英明。”

2. (承前。李隆基招呼大家：“下去能看仔细，走吧。”高力士即上前扶助。)下楼后，正好豫章郡瓷器贡品过来，李隆基示意：“停，停。”仔细端详，随口问：“现在民间用陶多，还是用瓷多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。据臣知，国内制瓷已经普及，越、鼎、婺、岳、寿、洪等州已形成规模，故，民间用瓷者多。”

玄：“豫章郡的瓷，因高祖时昌南镇民叫……”[以手示意抬贡者依次前行。]

坚：“叫陶玉。”

玄：“对，叫陶玉的献瓷器，称假玉器而闻名国内。各地的瓷，应该不会一样吧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，有人做过比较，说邢瓷类银，越瓷类玉，邢瓷类雪，越瓷类冰。昌南镇的瓷，既类冰、又类玉，已船载越洋，名扬海外。那些高鼻蓝眼的异邦人，问贩运的商人：‘这么漂亮奇特的东西是哪里出产的？’商人答‘昌南’。异邦人以为昌南一定是个地大物博、能人众多的国家。”

玄：“把大唐一个小镇当成一个国家了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，异邦人就是这样愚不可及。”

玄摇头：“各地都有能人，误解不是愚昧。”

众臣：“圣上英明，教诲及时。”

玄：“为君为臣都要多思慎行，防微杜渐。”

高力士：“圣上太宽厚了，大唐有州府三百六，县一千五百五十七，小小的昌南镇，怎么能代替中国？”

玄：“以讹传讹，由他们叫去吧！反正昌南镇确实在中国。”

杨玉环：“圣上同意异邦人称我们昌南（China）？”

玄宗点头：“朕同意了，梅妃以为如何？”

梅妃：“臣妾以为，‘昌南’一名也许能提示圣上，发展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的东南经济文化，可以为大唐发展提供更多财物和人才。”

玉：“蛮夷之地，还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？”

玄：“眼前的人和物就是证明，有什么可争？”[玉环语塞，甚为不满。梅妃静观不语。]

玄宗又挡住宣城郡的贡纸，手摸，细看：“如今，我大唐产纸的地方多了吧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，今大唐产纸的地方甚多，较好的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，杭、婺、衢、越州的上细黄白状纸，蒲州的细薄白纸，和均州的大横纸，但写字、作画，最好的还是宣纸。”

玄：“哦，为什么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。因为宣纸质地绵软、坚韧，不容易破裂、虫蛀，吸墨均匀，适于长期存放。故有‘纸寿千年’之美誉。”

玄：“宣城用纸给书画高手铺成了一条成功之路。”[摆手示意，让抬贡者继续前行。]

坚：“圣上，宣城纸也给后世留下珍贵的墨宝。”

玄：“听说亳州有无花轻纱，也是绝世佳品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，无花轻纱，全国仅亳州，亳州仅两家。且两家世代通婚，以免秘法外传。”

玄：“太小家子气了！中国之大，仅两家能此绝技，太少了，太少了！”

坚：“圣上，研制不易，专利难舍啊！”

玄：“江南百姓的日子，还不好过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，实行《均田法》后，耕者有其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家家丰衣足食，人人心满意足。”

玄：“亳州这两家，还保什么秘法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，无花轻纱不仅是亳州这两家的绝技，也是中华大唐的绝技，保住秘法不仅有利亳州两家，也利中华大唐。”

玄：“利民利国，那就让他们保密吧！租庸调法，实行得怎么样？”

坚：“回禀圣上，江南各地严格执行。保证丰年负担不重，歉年酌情减免。”

玄：“百姓能食饱衣暖，安居乐业，朕也就放心了！”

众臣：“圣上英明，万民拥戴，丰衣足食，国泰民安。”

玄：“应该说民安国泰，民不安，国岂能泰？”

[《献宝歌》声起，玄宗及臣、妃浏览贡物。]

3.（梅妃后宫，触目皆梅。梅画、梅诗及梅绣织物，清淡素雅，显示一种气质、气氛。

玄宗与梅妃夜谈，边对弈边闲谈。）

梅：“圣上龙体，系天下安危，百姓祸福。臣妾望圣上多多保重。”

玄：“此话从何谈起？”

梅：“臣妾近日见龙颜消瘦，心总不安。”

玄：“再造一个‘贞观盛世’，谈何容易！”

梅：“圣上连用几个贤相……”

玄：“姚崇《十事奏》成了开元施赦的基础，时人称为‘救时宰相’。”

梅：“韩休任相以直言敢谏著称，可能惹圣上不快？”

玄：“朕曾揽镜自照。闷闷不乐，左右谏言：韩休为相，陛下殊瘦于旧，何不逐之？朕当即答：‘吾貌虽瘦，天下必肥，韩休力争，吾寝乃安。’”

梅：“有明君才有净臣，韩休犯颜直谏，不仅表明他是净臣，也表明圣上真是明皇。臣妾应着礼服，上殿朝贺。”

玄：“治国靠人才，而不是奴才。一味顺从的朝臣，朕确实不放心。既在其位，当谋其政。人君的事，不宜让他人插手。否则，就乱套了。”

梅：“臣妾职在侍奉圣上，今晚不该议及朝政。”

玄：“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，提说和干预是两回事。”

梅：“感谢圣上理解。”

玄：“朕即位前，所宠幸的赵丽妃生太子瑛，德仪生鄂王瑶，刘才人生光王琚，即位后，武惠妃生寿王瑁；琚宠冠诸子，瑛、瑶、瑁也很失意，怨气冲天，朕很生气，想废他仨。”

梅：“他们都是皇子，还年轻不懂事。”

玄：“小小年纪都争权夺利，长大还了得！”

梅：“张九龄对此事没多嘴吧？”

玄：“皇室家事，他当然没权过问，但朕就此事问过他。”

梅：“这是奉诏多嘴，他当然得说，臣妾估计他的话，圣上不爱听。”

玄：“他说：‘陛下践祚垂三十年，太子诸王不离深宫。日受圣训，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久长，子孙繁昌。今三子皆已成人，不闻大过，陛下奈何以无根之语尽废。’”

梅：“臣妾以为太子立废，当慎之又慎。”

玄：“爱妃言简意赅。他扯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杀申生，三世大乱；汉武帝信江充之诬，罪戾太子，京城流血；晋惠帝用贾后之谮，废愍怀太子，中原涂炭；隋文帝纳独孤后之言，黜太子勇，立炀帝，遂失天下。你看他扯到哪儿去了！”

梅：“他说这么多，意在劝圣上处此事要慎重。”

玄：“他的话传出去，臣民会如何看朕！”

梅：“当时还有谁在场？”

玄：“只有朕和他。”

梅：“宫中君臣对话，圣上历来提倡‘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’。”

玄：“李林甫就不多事，说‘此主上家事，何必问外人’。”

梅：“臣妾以为，臣对君言，主要不看话多少，而看错与对，不知当否？”

玄：“朕犹豫不决时，惠妃使宫奴谓张九龄‘有废必有兴，公为之援，宰相可长处’。”

梅：“中书令如何回应？”

玄：“张九龄叱之，以其语告朕，朕甚为动容，就没废太子，也没罢相。”

梅：“以后，还是罢了相？”

玄：“朕总感到李林甫，看着顺眼，听着顺耳，想着顺心。”

4.（宰相府第，豪华气派，李林甫正在向谏官训话，谏官站听。李林甫显得“和善”。）

甫：“历代皇者设谏官，名为广纳善言，实为装潢门面，别以为都会邹忌讽齐王纳谏。看到没有，不久前，朝臣有的贬官出京，有的流放岭南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多嘴。现在，朝臣谁不是容身保位，无复直言！知道不？朝会时，仪仗队里的马匹都默然无声。它们食三品料，连叫三声，永不再用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当今圣上乃千载明君，能再造贞观，创开元之治，不论什么事，还用你们多嘴吗？”

一谏官：“圣上多年不出宫，要求谏官如实反映民情。”

甫：“你们多年住在京城，街上来往的百姓有穷有富，有赞有怨，有喜有悲，有好有歹，你说谁能代表民情？百姓嘛，有的衣食无忧就满足了，有的还想田连阡陌，妻妾成群。国家大了，人口又多，风调雨顺就过得好些，旱涝歉收就过得差些，你能说好些、差些，哪种不是实情？你在京城能了解多少民情？”

谏官还想争辩，李林甫很生气：“你想如实反映民情，明天起，脱下官服，长驻民间……”

谏官慌忙：“下官知错了。”

另一谏官：“圣上气极，决策不当，我等……”

甫：“朝中那么多官员不说，那就是没到说的時候。”

谏官：“我们不说，岂不失职，圣上怪罪下来……”

甫：“那你不咸不淡提示几句，既不激怒圣上，也算尽职尽责。”

谏官：“传到宫外，百姓的唾沫星能淹死我们。”

甫：“怕被百姓的唾沫星淹死，就不要入朝为官。官骗百姓，三句好话，哄得滴溜转。让他们吃上三天饱饭，做梦都磕头作揖，口喊‘万岁’；饿他们仨月，就提刀攥棍，讨伐‘民贼独夫’。当然，百姓的唾沫，也不是随便吐的。”

另一谏官：“不咸不淡的话，往往说不清理。”

甫：“人常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家里的事说不清，朝里的事，往往也说不清。”

众谏官：“谨遵相爷教诲。”

5. 画面配合旁白。

李林甫教诲谏官少说，为取悦皇上，但为清除政敌，他的亏心事可没少干。

为争权，他要陷害张九龄；为清敌，张九龄引荐的人才他要排挤；为泄愤，潜三皇子被废赐死，连三皇子舅家人也被流贬。

没了太子，当然还得立，李林甫为讨好皇上宠爱的武惠妃，多次谏言立寿王瑁为太子，皇上却认为长子忠王玢仁孝恭谨，又好学上进，是最佳人选，犹豫岁余，没定下来。

（玄宗在宫内踱步，高力士立侍。）

玄：“高力士。”

力：“奴才在。”

玄：“你看皇储立谁为宜？”

力：“回圣上，皇储大事，奴才怎能插嘴。”

玄：“你是不是因朕未纳谏，贬了张九龄？”

力：“回圣上，奴才不敢。”

玄：“张九龄从政多年，牵涉的人和事太多，与其费劲解疙瘩，不如快刀斩乱麻，让他腾位。”

力：“圣裁英明。”

玄：“朕就不信，天底下那么多人，处理好几件事，就自认为‘英明’，被别有用心的人吹得神乎其神，以后大干错事，还以为‘英明’。”

高力士不知该如何应答：“圣上绝不会如此。”

玄：“朕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明皇。你跟朕多年，该看到近日朕常郁闷不乐，寝食难安？”

力：“这一点，奴才倒是注意到了。”

玄：“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力：“奴才只是想了一下。”

玄：“你想是为什么？”

力：“奴才想可能是东宫未定。”

玄：“你很有头脑，能分出大小，掂量轻重。”

力：“圣上过奖了，奴才以为圣上不必虚劳圣心，按制推长而立，谁敢复争？”

玄：“你这话对极了、对极了，就这么定！还有件事，你看如何处理合适。”

力：“奴才职在侍奉圣上，政务还是莫难为奴才了！”

玄：“兼听则明，集思广益，你一句话，可能又定一件大事！”

力：“圣上还是不要高抬奴才了！”

玄：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嘛！朕不出长安近十年，天下无事，朕欲高居无为，悉以政事

委李林甫如何？巡游一次太累人了！”

力：“奴才以为，天子巡狩，古之制也。且天下大柄，不可予人，彼势既成，再难复议。”

玄：“按你的意思是要累死朕！”

高力士惧，叩头：“奴才头脑发昏，胡言乱语，请圣上恕罪！”

玄：“来人呐！”

高力士惊恐：“臣该死，请圣上恕罪！”[门外太监进殿候旨。]

玄：“赐御酒，赏敢言！”

6.（韦坚府第，妻看着他在屋里内踱步深思。）

妻：“老爷刚调任刑部侍郎，怎么又成缙云太守？”

坚：“皇甫唯明还把朔方河东节度使免了。”

妻：“好歹还是他舅家人！”

坚：“刚刚以通漕有宠于上，我和左相又好，怕我有入相之意，故诬告陷害，一贬再贬。”

妻：“兔子还不吃窝边草，他李林甫……”

坚制止：“小心，隔墙有耳！”

妻：“他也真胆大，连兵部尚书、驸马都敢下手！”

坚：“看着对人不笑不说话，话让人爱听，心黑着呢！一次就收吏六十余人付京兆，有的杖打，有的棍压，刑讯逼供，皆自诬服。”

妻：“是他提拔的吉温干的，吉温常说‘若知己，南山白额虎，不足缚也’。”

坚：“他审案，定什么罪，就得认什么罪。”

妻：“听说他在圣上面前，捣左相的鬼？”

坚：“是这样。他曾给左相说：‘华山有金矿，如果开采，可以富国。’左相因奏事，顺便提给圣上。圣上征询他，他却说‘臣久知之，但华山圣上龙脉、王气所在，凿之非宜，故不敢言’。”

妻：“他这样说，显得他关心圣上。”

坚：“也显得左相虑事不周，圣上当即说‘以后奏事，宜先与右相议之，无得轻说’。”

妻：“这下左相对圣上也不敢‘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’了。”

坚：“左相失恩，我亦失权，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唯明曾是太子好友，因大破吐蕃，入宫献捷见李林甫专权，就微劝圣上罢右相。”

妻：“他耳目多，肯定马上就知道，设法报复。”

坚：“那当然，他对立忠王为太子本来就不满，这下就派人跟踪。听说，元宵节夜，他的奸细在景龙观看到了我和唯明说了几句，就诬告权臣、边将图谋不轨，欲共立太子，结果有的下狱，有的被贬。”

妻：“这事不牵涉左相？”

坚：“不牵涉，但也罢了相，让当太子少保了。没人敢跟左相来往，连左相儿子设席请客，都没人敢去！”

妻：“左相换谁了？”

坚：“门下侍郎、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。”

妻：“跟李林甫是一路货？”

坚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！”

7. (唐宫三鼓，玄宗批阅公文显困)

伸个懒腰，接过高力士端来的热茶，边饮边说：“高力士啊！”

力：“奴才在。”

玄：“你看对皇甫唯明、韦坚的处理合适吗？”

力：“回圣上的话，奴才身居宫中，这两个人到哪儿、说什么，一概不知，所以难说。”

玄：“难道右相禀报有误？”

力：“回圣上的话，右相也是听人说的。三人是故交，路遇说几句也是情理中事。但说什么，不在场，就难界定。”

玄：“此事经刑部官员三审六问。”

力：“回圣上话，刑部断案难免因人而异，因事而异，加上上级干预，亲属牵扯，即使三审六问，罪名可大可小，处治可重可轻，奴才不敢妄加评论。”

玄：“正如百姓所言：‘法看谁犯，事看谁办。’以后没深入了解，不可妄下断语。京城治安交你负责，你该可以说说。”

力：“圣上信任，奴才不敢有半点疏忽。”

玄：“你是怎么安排的，不妨说细些，这是大事，不许有任何漏洞！”

力：“谨遵圣命。长安周长七十余里，东西长十八里，南北长十五里。分宫城、皇城、外郭城三块。城内有东西大街十四条，南北大街十一条，有一百〇八个。奴才在六条重要大街上设有街鼓，每天戌时击鼓八百下，令市民归家；鼓停，关闭坊门，派骑兵巡查，违者官问民打，至今，未见夜行者。卯时，击晨鼓，开坊门，恢复通行。”

玄：“这样严加管理，那些想利用暗夜，为非作歹，就难了！不过元宵、中秋夜，应该让吏民上街观灯、赏月。”

力：“圣上真乃明皇，事事、处处都为吏民着想！奴才安排每年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这三天，准许吏民上街玩到子时。中秋则只给一晚。届时，增加兵勇，日夜巡查，确保平安无事。”

玄：“派到王府的太监尽职吗？”

力：“奴才派有专人明察暗访，目前尚未发现有失职者，为避免监视太监被收买，主仆勾结、内外串通，奴才每月把他们调动一次。”

玄：“你为什么把此事抓得如此紧？”

力：“奴才以为‘祸起萧墙’，说明万事万物，败坏多从内起，朝臣有权、王室有势，权势结合，危害难测。圣上严禁朝臣与诸王明来暗往，实为英明决断。”

玄：“京城安全，你高力士功不可没！”

力：“奴才谢圣上夸奖，虽肝脑涂地，难报万一。”

玄：“明天是不是要去‘左藏’看看？”

力：“回圣上的话，此事右相已安排好了。”

玄：“还有几个急件待批，朕得抓紧阅批，不能误了下面办事。”放下茶杯，自阅奏折。

8.（通往粮库的街上，禁卫林立，人穿新衣，树缠彩帛，许多特意安排的路人，翘首张望，恭迎皇帝巡视。

几个小吏还在叮咛：“记住了吗？要恭敬、热情，喜从心起，答言要简，谁要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就到大堂回话。”众：“小民不敢。”

仪仗先行，御轿在后，浩浩荡荡，威严无比。）

玄宗揭轿帘，从窗口向随轿步行的高力士发令：“就停在这儿吧？顺便问问百姓。”

力：“奴才遵旨。”发令：“停轿，圣上要传百姓问话。”轿停，李林甫赶来伴驾听令。

〔玄宗扫视特意布设，微露不满，向百姓走去；百姓跪迎，山呼万岁。〕

玄：“大家请起，朕要问话。”众先后起，一翁起艰，玄宗去搀：“这把年纪，还凑什么热闹！”翁复跪：“能看到盛世明皇，三生有幸啊！”玄拉翁：“快起来，盛世是百姓造的，也有你一份。朕感谢大家，能吃饱穿暖吗？”

众：“丰衣足食，全靠圣上。”

玄：“话说颠倒了，现在米布价高吗？”一中年妇挤前：“圣上啊，一石米不到二百钱，布帛也低廉，你看我们哪个像挨冻受饿的人？”

玄：“这就好，朕放心了。有没有盗窃抢劫者？”

甫：“圣上，俗语说饥寒生盗贼，衣食无忧，盗贼也就绝迹了。”

玄：“还是让百姓说实话。”

一中年男：“圣上如果……”后面有人揪衣，旁边官吏怒视，始悟：“圣上如果宫外走走，可以看到行人不佩刀剑，官府无人报案，很安全。”

玄宗示意身边高官：“怎么样，朕说民安才能国泰嘛！”

众官拱手：“圣上英明。”

玄宗向前一指：“进粮库看看。”〔径先前去。〕

〔院内粮囤甚高，房内粮袋码放至顶。〕

玄宗回望：“这么多粮，京城三五年够吧？”

甫：“回禀圣上，全国各地都有三五年存粮。”

〔远处一刚进京的外地中年人讥讽：“出京能听饥民哭。”旁一翁：“外调粮充库，忙半个月了，祸从口出，千万别说了。”〕

玄宗看到堆积如山的粮，在众臣簇拥下，欣然出库，忽见黄帛裹树干，赫然在目，不悦：“干嘛黄帛裹树干，难道大唐就富到这种地步？”

甫：“微臣是否马上让他们去掉？”

玄：“那还用说吗？”〔气似未消。〕

〔李林甫示意，下官即跑去叫人撕扯下帛。〕

玄：“败家子，好好取下来，还能用嘛！”

〔李林甫又示意，又一下官去纠正。〕

唯：“既把我看成兄弟，那就有话明说，想让我干什么？”

亨：“十八子……”

唯始不解，后悟：“喔，就是那个笑面虎。”

亨：“十八子敢和惠妃合谋逼死皇后，整死太子、鄂王、光王，也敢对其他皇亲国戚下手。”

唯：“我知道啦，他手里有权，我手里有兵；他靠权整人，我用兵保护殿下。我回去挑悍勇送殿下，平日看家护院，危急……”

亨：“父皇既定太子，十八子不一定敢公开加害我。你回去要给我训练一支精兵备用。”

唯：“行，回去就办。”

亨：“王忠嗣在边城怎么样，我挺想他！”

唯：“据报，王大夫正备战，强夺石堡城。”

10.（右相府第，豪华气派，李林甫在摇曳烛光下踱步沉思。其妻来，久观始语。）

妻：“老爷，夜深了，歇息吧，别累坏身子！”

甫睥睨一眼：“李亨入东宫，我能睡安稳吗？”

妻：“老爷设计弄死太子瑛……”

甫：“净胡说，明明是太子、鄂王、光王带兵进宫谋反，圣上……”

妻：“可传说是武惠妃派宫人告太子及二王说宫中有盗让速带兵入宫擒拿，他仁才……”

甫：“即使传说属实，与我何干？”

妻：“老爷不是和驸马都尉杨洵在这儿商定此计了。”

甫：“看来你以后也不能擅来月堂，听得只言片语，张冠李戴，混淆视听。”

妻：“是我弄错了，可他那次来……”

甫：“你不是不知道，长期以来，公事私事都是让他们来相府月堂办，杨洵来是办公还是办私，我记不清了！”

妻：“我看新太子入住东宫后，你常踱步沉思，他难道敢给右相添麻烦？”

甫：“人心隔肚皮，我为大唐鞠躬尽瘁……”

妻：“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右相是天定的，皇上相中的。出身皇家宗室，不靠祖荫，拜师请教，不靠金榜题名。”

甫：“当年弱冠，我常去洛阳的广场击球走马……”

妻：“你不去广场，还碰不到修行数百年的老道，听不到他的断言。”

甫：“他当着那么多人说：‘某行世间五百余年，只见郎君一人有仙骨，能白日升天！’我听了心里当然高兴，但也起疑。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说：‘如不欲白日升天，则有二十年宰相命可供选择。’”

妻：“天上哪有世间好，荣华富贵，享受无穷。宰相权大，威震天下。”

甫：“老道好像还说：‘请谨慎行事，广施善德，否则身败名裂，祸及子孙。’瞎扯淡，我对谁不是笑迎恭送，还落‘笑面虎’的名！”

妻：“承认相爷是虎就有威名，太子能奈何？”

甫：“能奈何不能奈何，他文有李泌，武有王忠嗣，我就不能不防！”

妻：“你不是鼓动圣上让王忠嗣攻占石堡城了？吐蕃拼命抵抗。战胜了，损兵折将；战败了，名声扫地。他自身难保，哪能分心分身跟你斗？”

甫：“他接连上表，奏请圣上罢战。王忠嗣和圣上的情谊，可是从童稚起。”

妻：“一步近、两步远，整天在圣上身边的大唐宰相，还不会处理奏章，说服圣上，岂不是个天大笑话！”

甫：“别忘了王忠嗣手下的高仙芝、封长清、哥舒翰，都是重情谊、敢拼命的主儿！”

妻：“头割了，手脚动弹也就那么一两下。”

甫：“对，先制住王忠嗣。”

11.（荒漠孤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在府第议事厅，正和李光弼、哥舒翰二部将议事。）

忠：“圣上深居宫中，不知边情，本帅奏请，屡逆圣意，真让人不知进退。”

光：“边将好战，骗取勋爵，都想投圣上所好。大夫任河西、陇右、朔方、河东四节度使，不能说圣上不信任，但……”

哥：“少说‘但’，一句闲话，说不定惹出多少麻烦。我们多次击败吐蕃军，仍守持重安边宗旨，耕牧不扰，双边安宁，突然来令攻打石堡城……”

忠：“我已加急奏折报石堡城险固，攻，伤亡会很大，不如待机而取，圣上会以为我们怯敌怕斗。”

光：“我们天天训练，兵强马壮，但绝不耗费百姓血汗钱，猎取个人功名。”

忠：“圣上让我们分兵三万交将军董延光去攻，点了名了，谁敢不从？”

哥：“用几万兵攻一城，争到手又守不住，荒漠又要多几万冤魂！”

光：“大夫拨了兵马，若兵败，圣上会怪罪你未全力支持；若取胜，就给董延光加官晋爵。”

忠：“我不全力支持，最重不过是贬官减俸，至少几万边兵家里少些悲痛。”

外面冲来一人急报：“董延光将军兵败而归，快到门口了。”

王忠嗣挥手：“咱们去看看。”〔急走在前。〕

〔数十残兵或伤被搀扶，或残担架抬，沮丧前行，好心人给饮食，败兵默然受之，狼吞虎咽。王忠嗣看到担架上的董延光，急问：“其他人呢？”董微睁眼，令抬担架兵：“回营。”跟在担架后的兵，低声：“活的就这些。”继续前行。〕

王忠嗣让身旁兵士换抬担架遭拒，他听到：“将军不让换”，知道事情麻烦了。〕

哥：“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可……不该败成这样！”

光：“肯定是急躁冒进，以为吐蕃一攻即破。要是这样，大唐就白养这七八万兵啦！”

12.（“大唐白养这七八万兵啦，一个弹丸小城，能折三万兵！”“圣上息怒，微臣已派查此事，不日即可查清。”镜头拉开，李林甫正在宫内劝慰玄宗。）

玄：“吐蕃是朕心头大患。贞观十五年（641），太宗令礼部尚书、江夏郡王李道宗主婚，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藏，松赞干布率部亲迎于河源，安生没多少年，竟取西域十八州。唐兵无力抗争，退出西域四镇，吐蕃威胁我西行之路。景龙三年（709），中宗又派人送金城公主

远嫁入藏，安生没几年，又挑起事端。开元二年（714），赞普遣使来边境请和，请用敌国礼。什么话嘛，讲和，请用敌国礼！”

甫：“圣上犯不着与狂悖无礼之徒计较。”

玄：“大唐养四五十万兵，还怕打仗？他已经辞去河东朔方节度使，抗旨不遵，阻抗军机……”

甫：“有密告，说王忠嗣想拥兵谋反。”

玄：“具体言行呢？”

甫：“他的前下属报，王忠嗣曾说：‘我与忠王一起长大，当拥戴忠王为太子’，要取代圣上。”

玄：“他的父亲王海宾原是多年与吐蕃对战的唐将，他九岁时，其父惨烈阵亡，他作为功臣子弟接进宫，与忠王同读共议……”

甫：“王忠嗣还说圣上夸他如何如何。”

玄：“他还是个孩子时，讲论兵法，有理有据，朕确实夸过他‘应对纵横，皆出意表，日后必为良将’。”

甫：“王忠嗣现在是手握重兵守边大将！”

玄：“朕任命后，他在河西与吐蕃数战，皆大胜。天宝初，又大败突厥叶护部落，乌苏米施可汗的首级作为战利品悬于长安城下。”

甫：“然时过境迁，王忠嗣敢接旨不遵，就难说他是否拥兵谋反？”

玄：“拥兵谋反？先革职，交三司审问，查证落实，叫他死个明白。”

甫：“圣上，相比之下，安禄山确是守边保国的得力战将。”

玄：“王忠嗣还密报安禄山必反。”

甫：“王忠嗣经常议论朝政这也不是、那也不好，朝野大臣都认为他大逆不道，有负圣恩。”

玄：“这号人，再有本事都不能用，用必坏事，信就受骗。”

13.（“哈哈哈哈哈，我到右相府，就像到自己家一样。”安禄山大大咧咧走进月堂，向甫“嘿”两声，算是打过招呼，自找椅坐下，才发现李林甫正接见王铎。李对安无礼不便发作，默视安，安拘束，憨笑离座，“节度使安禄山拜见右相阁下。”王铎恭立听令。）

甫：“二位都是深受圣上恩宠的御史大夫，都在朝中有实力、有地位，但无规矩不能成方圆，虽不必趋拜甚恭，然亦不可不知礼仪，对吧？”

[铎、安唯诺后稍静片刻。]

铎：“右相若再无吩咐，下官就告辞了。”

甫：“王御史请便，送客。”[铎拱手辞去。]

安长舒口气：“官场的规矩太多，我……”

甫：“你知道官场立规矩为什么？”

安：“和管兵一样，抬高官威。要不……”

甫：“你不傻呀，何必在圣上面前装傻？”

安：“我什么都瞒不过右相，我装憨傻，就是为讨圣上恩宠，多点儿赏赐，多点儿兵马……”

甫：“当今大唐军镇，西北包括安西、北庭和河西、陇右、朔方等节度使，主将是王忠嗣和皇甫唯明，靠拢的是太子。西南包括川、云、黔，主将是章仇兼琼，此人政声彰显，接连升迁，